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畋獵下

揚子雲長楊賦一首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長楊賦

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

善本無入發民李

南山

濟曰上主上也謂成帝言明年將誇胡今年秋則發人入山捕禽獸明歷時廢農也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班欲敘

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

東至弘農南驅漢中

翰曰褒斜谷名弘農漢中皆郡名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

郡秦置張羅網罟不捕熊羆豕豬

陟

虎豹狽

又獾

狐兔

鹿麋鹿

良曰皆獸名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大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豕也廣雅曰狽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



獲似獮狔形如虎而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銑曰檻車載獸

射熊館名載獸輸納於此也。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

熊館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

獲。上親臨觀焉。向曰陸圍陣也。言以網周圍放縱禽獸於其間。銑曰

可曰陸遮禽獸圍陣也。陸音祛。服虔曰令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

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生之成章。故藉翰林

以為主人。子墨客為客。卿以諷。濟曰人皆驅獸不得收稼穡也。翰

之通稱。借以為主客而諷焉。藉借也。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其辭曰

子墨客各卿問。令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養民也。仁。信。



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扶風太華

而右袞斜

向曰扶風郡名太華山名言命數郡人驅擁禽獸也顏監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

今在弘農縣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

桲

卓

截

截

薛

五

而為弋

紆南山以為罝

良曰截薛山名弋檄也紆屈也罝網也言桲截薛為繫網檄取南山周屈為網明獵場廣遠也服虔曰截薛山名也

孟康曰在池陽北顏監曰截薛即今謂婁我善

羅千乘於林榮

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萃

善本作

陸

錫

我獲胡

向曰乘車也騎兵

陣也錫賜也戎亦胡也皆羅列於山林之間帥軍士聚為圍陣胡人所獲禽獸皆以賜之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蹠也善曰錫戎獲胡言以禽獸

賜戎令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

能

音他

豪

豬

銑曰能羅言豕豬皆獸名搯拔拖

曳也善曰搯

木擁槍纍

以為儲胥

濟曰槍纍作木槍相繫為柵也儲胥藩籬也擁禽獸使不

得出也顏監曰胥須也高其儲畜以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擁柵其外又以竹槍纍為外儲胥也韋昭曰儲胥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纍力委切

此天



下之窮。覽見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

善本作至矣而功不圖。向曰勤勞也不圖無益也言擾亂廢農勞苦至甚

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者外

之則以為娛樂之遊。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

哉。濟曰恐不識事之人但見為娛樂不為乾豆若此豈是天子為人哉禮天

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禮記曰天

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善曰禮記曰天

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今樂遠出以雨露威靈。良曰暴露

都賦澹泊與澹怕同已見子虛賦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善曰

善曰何謂玄邪。銑曰吁歎也主人答客云客謂此為是邪客所謂知其



一未觀其三見其外不識其內也

向曰言客

能周知此事善

其內而不

僕嘗倦其談不能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

覽其切焉

濟曰詳審凡都切近也言利害之事我亦屢談今則倦矣不能審說將為客略舉大都客自觀其近者而明之善曰毛萇詩

傳曰詳審也廣雅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

客曰唯唯津水主人曰昔有

彊秦封豕其土寔

鳥點

竊

其民鑿金齒之徒相與磨石牙

而爭之

良曰唯唯猶諾也君臣也相與磨礪爪牙爭害于人也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窳

封豕鑿金齒皆為人害窳窳類羆虎介食人服虔曰鑿金齒齒長五尺似豪俊

鑿金亦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金齒之徒謂六國豪俊

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

翰曰豪俊謂秦末陳勝項籍之流也言天下苦秦若此皆起兵若麋之沸

雲氣之亂百姓為此而不安也擾亂也羣黎百姓也康安也善曰如麋之於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麋饘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雅曰康安也於

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良曰帝天帝也斗極天關



皆星也言上天眷顧而命高祖我高祖奉天命順斗極如天關星之運轉以討

暴亂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騰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

天成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

候注曰順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又

星經曰牽牛神橫巨海漂崑崙濟曰橫至漂疾也言高祖兵威東至自

一名天關也橫度大海也漂搖提劍而吐之所過靡城斬邑下將降旗

蕩之也匹昭切提劍而吐之所過靡城斬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食鞮

低致金生蠅蝨介胄被霜汗音寒協韻銑曰高祖提三尺劍吐

虜將帥降取旌旗音日之戰不可盡記者言多也斬艾殫盡也向曰頭蓬髮

亂如蓬也鞮致金首鎧也介甲也胄兜鍪也言不暇梳頭不及食食生蠅蝨被霜

汗者連年戰不得解甲也此為人勤除害也顏監曰斬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斬

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斬之言艾也字林曰斬山檻切善曰頭蓬髮

亂如蓬也說文曰鞮致金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甲胄生蠅蝨鄭玄禮記注曰

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胄兜鍪也鞮致金即兜鍪也鞮丁奚切蠅居綺切

以為去萬姓請命乎皇天良曰言人不勝其苦故高祖為請性

命於天地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

以為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以為去萬姓請命乎皇天



奮袂執統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迺展民之所屈振民

之所乏濟曰各遂其情也善曰方言曰展申規億載恢也帝業規謀

也千萬曰億恢大也謀長久之道以大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濟曰密靜

也如助句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密靜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涼方垂

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綈衣不弊革鞜也不穿濟曰逮及

帝也隨風乘涼言便易也留心於至安之道躬行節儉皁衣皮履不弊穿盡終不為也寧安服行也綈衣皁衣革鞜皮履也善曰隨風乘涼言順從高祖之

風涼也綈衣革鞜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漢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綈之衣履革舄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曰鞜舄也大廈

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祈却翡翠

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

止絲竹宴衍善本作衍之樂憎聞鄭衛幼要眇妙之聲耳向曰大



無文不為文飾珠寶之翫麗靡之色芬芳之氣邪淫之聲皆不御聞也斥去也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廣雅曰跡遠也字書曰璣小球也爾雅曰玉  
謂之琀又曰治玉曰琢也廣雅曰斥推也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雅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幼一笑切

而太階平也

翰曰玉衡斗星也太階三階星也此三星正平則天下太平  
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

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已見魏都賦

其後重鬻衛作虐東夷橫

胡叛羌戎睚

此助目閩曼越相亂

濟曰其後謂武帝時也重鬻匈奴也虐害我邊人也  
橫叛縱橫反叛也羌與戎有睚眦之讎閩與越互相

攻伐也睚眦相怒之兒服虔曰重鬻鬻亮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  
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縱也晉灼曰睚眦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

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胡為南越王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

遐氓為之不安中國

蒙被其難

良曰遐氓遠人也為此不得安靜中國征役  
亦遭其患難不安也韋昭曰氓音萌萌人也

於是聖武勃

怒爰整其旅

銑曰聖武武帝也勃然而怒於此整其軍旅也  
爰於也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乃命驃

衛

濟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命之使擊匈奴也應劭曰驃驃騎霍去  
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又曰



衛青字仲卿為大將  
軍凡七出擊匈奴  
紛云沸渭雲合電發  
良以紛紛沸渭眾盛白雲

法沸謂眾盛貌也  
紛音紛紛音紆  
風騰波流機駭蜂軼  
音逸濟曰颶風機駭也言弩

而過也皆取其盛疾良軼過也  
善曰爾雅曰扶  
搖謂之颶機駭逢軼言其疾也  
衆與颶古字通也疾如奔星軼手如震

霆碎輶  
紛輶於破穹廬  
向曰霆霆雷聲廬也  
翰曰輶輶匈奴車名穹廬

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輶  
輶百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  
腦沙漠髓余吾  
良曰沙漠地名余吾水

折其骨使髓入其水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漠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  
多馬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水應劭曰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水通

俗文曰骨中脂  
逐獵  
善本作  
乎王庭  
銑曰逐北至于匈奴王之庭以獵也

注曰躡  
馬橐駝  
音駝向曰橐駝大駝也驅之以歸煩  
踐也

之壞其養生之具也  
張揖曰煩蠶山名  
分秒  
單于磔  
竹裂屬國  
奴號也屬國屬匈奴

之國者分割磔裂破也  
韋昭曰黎割也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  
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人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

善曰單于然也廣雅



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來屬漢者也

夷坑谷跋

蒲鹵莽古刊山石

良曰言兵騎平其坑谷跋涉鹵草之中削其山石以通道路也夷平也鹵鹵地也刊削也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鹵地也

鄭玄禮記注曰刊削蹂如

屍輿斯

斯係累

平老弱

翰曰死者蹂踐其

也拔莽削石以通道蹂手屍輿斯斯係累老弱屍斯役之徒以輿輪輾之老弱者盡係之累亦係也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輿輪踐其斯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

杜預左氏傳

吮辭

鋌蟬

癰

老

金鏃

淫夷者

數十萬人

濟曰吮

癰者淫夷皆傷也言稍及矛所中皆成瘡及被金鏃所傷者蓋數十萬人如淳曰吮括也孟康曰癰者馬者者創癰處善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所中皆為創癰於馬者孟氏以為者被金鏃過傷者其甚衆也服虔曰老青鬣傷者或矛積內未出其瘡如今然或箭插其項未拔藁若鬣馬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

杜預左氏傳

皆稽顙

樹頷

給

匍匐

蟻伏

銑曰顙額也稽顙手至額也

注曰夷傷也

皆稽顙

樹頷

給

匍匐

蟻伏

叩頭時頂向下則頷樹上向

也頷耳下骨也匍匐手行也蟻伏如蟻蟲之伏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頷樹上向也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善作扶服蟻作蟻古

蟻二十餘年尚不敢惕息

濟曰惕息疾喘息也所以不敢者懼漢威也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



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夫天兵四臨幽都先

口良曰天兵漢之兵也稱天者重其威也臨於四方先加於匈奴矣幽都北迴方匈奴所居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戈邪拍南越相夷翰曰戈亦兵也南越自相夷殺以歸于漢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

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麻非節西征羌棘蒲東馳北東馬馳夷名皆東馳入

朝也服虔曰棘夷名也善曰漢書曰或曰節所杖信節也是以遐方疎俗殊鄰絕黨之域或濟

遐跡皆遠也域國自上位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良曰上仁茂德古之有道君也不能安者

願安於漢也善曰尚書莫不矯足抗手善本作請獻厥珍銑曰矯首字請獻厥珍抗皆舉

也言其舉手足願來獻其珍物也服虔曰躋舉足也音矯使海內澹然翰曰謂晏然無事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永

無邊遠城之災金革之患濟曰金兵刃也革甲也善曰史記士為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

事無避也禮與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我并包書林聖風雲靡非英



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

向曰言成帝之德若此兼包書學之林聖

人之風如雲靡靡而進英華物之美者以喻帝之美也沈浮言輕重得中洋溢猶盈溢也八區八方也無不沾及者言德化廣遠也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

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華英王者得其主有不

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所物

靡盛而不虧于翰曰樵夫採樵之賤者笑其不稱帝化銑曰言主上之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立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良曰肆弃也言戒慎之甚

今所以獵長楊非徒然而已服虔曰肆弃也顏監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慮險安則慮危乃時以有年出

兵敕正輿竦戎濟曰乃時猶向時也五穀熟曰有年言我向時以有年出兵者將以整車輿勸戒虜也竦勸也善曰時言不常也

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振師五柞作日馬長楊良曰

也五柞宮名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蓋屋有五柞宮也簡力狡獸校武影禽翰曰影疾也言考校



武力之士比之輕疾之禽狡壯之獸以威夷狄 善曰爾雅曰簡擇也賈逵  
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乃

萃然登南山瞰鳥弋 銑曰萃集也然助句也言天子集於南山之上瞰  
視鳥弋國也鳥弋極西遠國名晉灼曰萃集也服

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  
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 善曰廣雅曰瞰視也 西壓 善本 月窟

善本 東震日域 良曰月窟月出穴也在西日域日出處在東言聖德遠及  
作蟾 月窟日域皆壓塞震震動也服虔曰蟾音窟月所生也

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  
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車常

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敗獵陵夷而不禦也 向口言主  
上既出獵

欲以示兵於外國乃一時之事耳又恐後代子孫迷惑不知反以國之大務荒  
淫敗獵遂至陵夷而不能禁禦此雄微諷之詞矣顏監曰禦止也 善曰漢書

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  
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 刃曰

未靡旃從者髣髴委 善本 屬而還 翰曰猶是不息駕支車少留  
日不迴靡旃旃言不移時也

從者髣髴之間委使屬車而還軻支輪木也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  
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日未靡旃言日未移



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  
釋為委軻如振切彷彿或作髣髴髴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

之列以遵文武之度復三主之田反五帝之虞濟曰太尊高祖列業也文文帝武帝三

王謂湯於田解網也五帝謂舜命益作朕虞也今皆反覆之令得其所虞掌山  
澤之官善曰大尊高祖也爾雅曰烈業也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上

文尚書帝曰使農不輟耰又耰憂工不下機良曰耰以土覆種言得其業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顏監

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來推塊曰耰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鄼人良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

向曰嫁娶以時則不違其志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愷悌行簡易銑曰愷大也出大

略易行也善曰毛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梯之道示於人簡矜劬勞休力

役濟曰夏愛人之苦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見百年存孤弱

翰曰夏愛其耄老憊其惇獨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帥與之同苦樂然

後陳鐘鼓之懸鳴鞀陶聲之和建碣之虞善曰

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幼孤善曰



苦樂濟曰鞀磬樂器名使之相和虞懸鐘架刻猛獸於其上碣磬獸怒見孟

康曰碣磬之箴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

如鼓而小有柄賓戛吉擊手善本作鳴球掉曜田八列之舞良曰球樂

至搖之以奏樂擊也掉動也動八行之舞八列八行也韋昭口拮擗也鳴球玉磬也韋昭戛

擊作拮隔古文隔為擊手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球音求

酌允鑠始有樂胥思與反向曰允信鑠美也酌此信美之道以當於

當有饌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聽廟中

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曰君子樂胥聽廟中

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翰曰雍雍敬貞以受福祐善曰毛詩曰雍雍

音歌投頌吹合雅銑曰歌聲與頌相投吹聲與雅其勤若此故

其神之所勞也濟曰勤情如此其受神祇之勞賁方將俟元符

良曰元大也侯待大瑞之符也晉灼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翰曰皆封

善曰難蜀父老曰增太山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燦采乎往號輝於將來比榮



華於往古之號張晏曰往號三王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見浮觀馳騁

杭梗稻之地周流黎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

由獲居之收多麋鹿之獲哉銑曰芻蕘皆草也詡亦誇也衆庶百姓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杭稻屬也聲類以爲杭不黏稻也

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梨栗之饒芻馬草也禮記曰蹴踏馬芻說

文曰蕘草薪也毛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向

長詩傳曰謂大也八寸曰咫離婁古之明目者視之遠近豈可與盲者同哉善曰莊子南榮越

曰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目者也蓋黃帝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將善

時人越音樞無已獲其王侯良曰使胡人王侯慕我而常來朝蓋謂言未卒墨

將我獲之矣善曰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乃

今日發蒙廓然已昭矣向曰未卒未畢也稽首首至地體者爲國



也 善曰體猶法也禮記曰昭然若發其矢矇與蒙古字通廓除兒

# 射雉賦

潘安仁

濟曰岳既徙琅邪其俗善射雉因講肄之餘而習媒翳之事樂而賦之終以自戒也媒者少養雉子長而狎人能招引野雉翳者所以隱射也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過江斯藝仍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清

善本

林以遊覽見今樂羽族之羣飛

良曰涉經也清林清淨之林羽族鳥之族類也

樂其得性也爰曰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 善曰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

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羣

翰曰聿述也英麗美稱羣雉也言述采毛之美禽獨有五色之名雉也爰曰聿述也述序



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顰也顰雖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顰耿  
曰顰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 善曰顰見爾雅

介之專心兮侈雄豔之姱苦次女銑曰厲嚴厲也耿介專一之心也

好容姿也爰曰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侈豐也姱好也美色曰豔言雉嚴整其  
不羣之注奮揚其雄豔之兒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麥赤氏切

善曰薛君韓詩章句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濟曰言

遊於丘陵以經營略取所食之物仍畫隸墳衍分其畿界不可相侵爰曰巡行  
也言周行丘陵因其墳衍以為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

大者通之曰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雉也此以上言  
雉之形性也 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分其圻 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良曰春為青陽告謝為春

授謂夏初也爰曰時四月也 善曰爾雅曰春為 靡木不滋無草不茂

濟曰靡亦無也 初莖蔚其曜新陳柯城所以改舊向曰莖草苗

光曜而新也陳故也柯樹枝也城然而落改舊枝為新也爰曰蔚然初生  
之莖曜其新暉城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城彫柯貌也 天



泱泱鳥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

翰曰泱泱雲泉涓涓水流聲爰曰涓涓清新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

善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溜水流貌也

麥漸漸漸子以擢

芒雉唯鳥唯鳥

以而朝雉

古候反良曰漸漸麥芒良擢拔也唯鳥唯鳥雉聲雉鳴也爰曰漸漸含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

鷦鷯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雉不得言鷦鷯延年以備為誤用也案詩有鷦鷯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鷦則云求雌今云鷦鷯朝鷦者互文以舉雄

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

眇箱籠以揭驕睨

五驍古

媒之變態

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箱籠竹器盛媒雉者也揭驕驍健也眇視也箱籠之中見驍健之雉媒變態之狀也爰曰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密籠負而疎盛

媒器籠形者養鳥宜負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翬雉之奮逸思騁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恣睢揭驕意願得也

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

善曰楚辭曰奮勁骹

以角搓

何

目以旁睽

音賴

銑曰骹足搓邪也言媒雉奮勁之足角邪而

脛也角邪也搓斫也悍戾也睽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之脛以利距邪鶯鳥綺斫睽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善曰曹植鬘雞詩曰悍目發朱光



翼而赧赤也過都繡頸而袞背

濟曰鶯為文章也赧赤也過解也灼明也言翼如綺之文章髀帶赤也

頸如繡采之明背若袞服爰曰鶯為文章貌也詩云有鶯其翼翼如綺文經則赤也過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言五采備也善曰壯音陞善本赧

作鬱軒者羽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

音耐協韻向曰軒者羽將飛自言鬱然將飛而有餘怒思為長

鳴呼其野敵效其才能爰曰鬱然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三言媒之形勢

爾乃波手

娑場挂翳停僮葱翠綠栢參差羽鱗次蕭蕭羽森林繁茂

婉轉輕利裏

善本料戾以徹鑒表厭

伊躡以密緻陳二反

開除之名也乃除其場挂其翳以待野雉停僮葱翠翳形自挿以栢葉使參差文如鳥翮又似魚鱗之相次望之者若草樹木林茂執之則婉弱輕利料戾小窻隙也厭躡重布也其裏則有小隙可以徹鑒於外其表則以重布密緻不見其內也爰曰波手者開除之名也今儉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翳色也挂抹庾切善曰廣雅曰波手除也爰曰翳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網縷輕利也婉轉網縷之稱料戾小而徹也厭躡重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

恐吾遊之晏安起慮



原禽之罕至

銑曰吾遊謂媒雉也晏晚也原禽野雉也罕希也言其醫

謂之遊遊者言可與遊也言既焚場拄臂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

其疲心於企想分

倦目以寓視

濟曰由此甘分疲倦心目企想寄視以待之寓寄也爰曰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拄臂之

後遲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

何調翰之高桀邈儔

善本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耳而應媒

向曰調翰媒雉也喬

桀俊逸也扇布巾也故使媒鳴即振巾言媒雉一何俊逸邈然與儔類不同候我振巾而叫野雉聞而果應之也爰曰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儔類殊異才氣也善曰何疑問之辭也爰曰扇布巾也形寒如手巾叫鳴也將欲媒雉振布令有聲媒便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

微罟以長眺已踟躕而徐來

良曰罟罟隙上網也踟躕雉行良言寒開窻隙上之網以望之已見

野雉徐行而來也爰曰寒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罟窻上視外處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罟戶長視已見踟躕徐

來也踟躕乍行乍止不迅疾之貌也善曰踟躕欲行也廣雅曰踟走也

摘朱冠之施赫敷藻翰之



音思蘇來反

向曰摘發也雉憤朱色故曰朱冠施赫朱色敷布藻文也布

陪魚文章之羽翰陪鰓怒兒爰曰施赫赤色貌陪鰓奮怒之貌也善曰廣

雅曰摘舒也藻首葯握綠素身地黼輔繪翰曰葯猶纏也地曳也

翰翰有華藻也首葯握綠素身地黼輔繪翰曰葯猶纏也地曳也

言曰葯纏也猶纏裏也言雉首綠色頸青鞞秋莎靡丹臆億蘭粹最

葯素也黼繡也繪畫丈也身采如繪也青鞞秋莎靡丹臆億蘭粹最

銑曰鞞夾尾間也青如莎草之偃靡臆當鬣前也丹與鞞蘭之同色粹同也爰

曰鞞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

之靡也臆膺也膺色如秋蘭之色也粹同也宋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濟曰

衛之間謂混為粹也善曰小雅曰華采曰粹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濟曰

之來若此爰曰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遽貌字

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廣斑尾揚翹雙角特起翰曰翹舉也言揚舉其斑彩之尾

雅曰蹶蹶蹶斑尾揚翹雙角特起翰曰翹舉也言揚舉其斑彩之尾

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貌良遊呢哢握引之規裏向曰良遊

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哢握引之規裏向曰良遊

喔發聲引野雉於可射之規裏爰曰良遊媒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山言野

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令入可射之規內也應叱愕立擢身竦峙山言野

雉望媒雉來迅不止恐失於規度故叱之則愕然而立動身驚竦而止也懼動

峙止也爰曰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

峙止也爰曰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竦身而



立者也 善曰杜子

春周禮注曰愕驚也 捧黃間以密聲

屬剛挂

善本作單

以潛擬

良曰黃間弩名殼聲也剛挂矢名三言捧弩屬矢密聲弩潛以擬之爰曰捧舉也黃

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名黃肩 善曰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

於弦也剛罪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

倒禽紛以迸落

機聲振而未

已 濟曰禽雉也中箭而倒紛然躍起而反落弩機振聲尚猶未止也迸

山驚

驚悍 汗 害 風 迅 已 甚

善本

其來甚於風

驚雉名其性悍戾而害也聞媒雉之聲

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驚害飛走如風之疾也爾雅越聲凌

日扶搖謂之焱謂暴風從下上也 善曰字書曰驚愚也呼甘切越聲凌

今飛鳴薄稟

翰曰直飛至翳前稟翳下盛飲食處爰曰驚鳥性悍驚聞媒

今俗呼翳名曰倉君也 善曰薄

聲便越澗凌岑且飛且鳴遙來翳前也稟翳中盛飲食處

至也方言曰愍惡也祿列切 孽牙低鏃心平望審

向曰雉既近故孽

之用心和平下望審定也爰曰孽牙舉也舉弩牙低矢

鏃以射之 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 毛體摧落霍若

碎錦

銑曰又中也彩毛飛落霍然若錦之碎爰曰雉

逸群之雉擅場

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披散如錦之分碎也



挾兩

濟曰復有逸群雉異之雉非獨專擅一場而已爰曰逸群雉異之雉不

擅場說文

標

歷

此

如

異

倏來

忽往

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也爰曰標擊搏也聞也雄鳴擊搏其雌

良曰標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楚辭曰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遊六韜曰倏然而往倏然而來

也爰曰標擊搏也聞也雄鳴擊搏其雌

良曰標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也爰曰標擊搏也聞也雄鳴擊搏其雌

良曰標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也爰曰標擊搏也聞也雄鳴擊搏其雌

良曰標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也爰曰標擊搏也聞也雄鳴擊搏其雌

良曰標擊搏其雌偶倏來忽往來與媒雉

關

風之殄食

吐

切

畏

映日之儼

而

畏忌之是多疑之雉也

爰曰餐食切微動之聲儼即不明之見顧此

之聲儼即不明之狀

言其忌聲而畏光也

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伎養

音養 翰曰恐

有人故屏巾布不敢

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伎養

音養 翰曰恐

可忍欲射之無便也

爰曰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逝既

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紜不定空心煩而伎養有伎藝欲逞曰伎養也

善曰

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保於宋子之家父

作苦聞其家堂客擊筑

伊羊我鳥之應

作敵

啾攫攫地以厲細音

反養不能母出言也

伊羊我鳥之應

作敵

啾攫攫地以厲細音

銑曰伊惟也義鳥媒雉也惟媒雉能應我心機擊攫於地啾然厲其音響也

爰曰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啾然攫地而鳴引令來

關埤蒼曰攫地爪持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

向曰彼聽媒雉

也三蒼曰啾聲也



美發紛首頽而臆仰良曰彤赤也雉之色望之滿窓隙美可發射遂射之紛然有米顛落其意復仰而射是日之下

靡非曲辰不易去壠濟曰夷靡頽弛也易脩也曲辰不脩其壠言荒廢也爰白壠

野豆叢雜糅積於其間也豨薟蓄菴茸深概白言雉隱於此中也爰曰稊稗類也

其鳴雉高墳之上善曰毛詩曰步雉振其羽  
閱戶降丘以弛放雉之聲

動也。摑一本或作摑字而專切。善曰尚書曰是降丘宅土。瞻廷廷遂遂之。頂卓廷。蘇公余未見草。

才  
之  
化  
拉  
了  
立  
息  
然  
并  
躍  
灼



以振踊

翰曰挺越草莖也掉動言瞻草莖傾動知堆將至意於躍下

也

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

向曰暇漸出良言漸出草苗以入射場我情彌驚駭神彌

悚動恐射之不中也爰曰暇漸出貌也楚辭曰暇將出芳東

望厭集烏合而

醫羽白

知胛

許肩而旋踵良曰胛肩斂身也踵足也言雉既入場望草木皆盤踞而合其翳晶然獨異其心疑

之乃斂身却還其足也爰曰言雉出苗望諸處蹙然闔合唯翳晶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胛肩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攬曰脅肩低首

呂氏春秋管仲曰車

攸余志之精銳擬青盧而點項

濟曰青盧項也點牛

也自倣我志專精銛銳擬射其頭而中於項也爰曰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中項也顛頭也倣音欣也

亦有目不步體邪

眊旁易

土歷反濟曰視與體相違目邪望足旁易也爰曰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邪眊旁則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

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

靡聞而驚無見自驚

音脉翰曰驚為猶疑也靡無也此多

驚疑之雉也爰曰驚為亦從脉方言云脉俗謂點為鬼脉言雉性驚鬼點

周環迴復繚繞般血辟

音關向曰居迴不止自



爰曰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 善

民結旋把紫隨所歷柄也日把

日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盤辟雅拜 翳之柄紫曲隨雉之行使不見已爰曰民轉也把

不取中輟馥馥披焉

中部銑曰不行兵中少留也輟止也馥中聲也鏑箭也爰曰不行止貌也

日蹇方石往不中輟前戾結力重膺傍截壘前濟曰戾割也膺臂也

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之 于翮重疊言毛厚也爰曰正橫射也則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翮也

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五臣本無

日雉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狷者 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內無固守出不交戰濟曰欲闢而懼

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闕意也 善曰管子曰民無恥外 來若處子去如

激電向曰處子處女也畏人者也言來遲而去速爰曰處子處女也莊周云

疾也 善曰司馬兵法曰始開問勅藹告葉慎見歷乍見胡練反



銖商遠適

濟曰為其遠故筭其分銖商量遠近迹近也爰曰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

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力騁絕伎

良曰懸刀弩牙後刀也揆度准擬之騁懸絕之妙伎爰曰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

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伎也

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如輶

如輶

不高不埤

貧美反

翰曰如輶如軒輕重得所也不高不埤正可發也爰曰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輕與輶同鄭玄周禮注

日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

當味

竹

值胷裂膝

素

破膚

良曰味膚也膝胷也箭發與此相當故破裂也至此凡射

六雉也爰曰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膚喙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味鳥口也

夷險殊地馴鹿麋異爰

濟曰夷平也言

所射之地有平險不同雉有馴擾麋踈變態亦異也爰曰地有平險之殊雉有馴鹿麋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

吳不暇食爰示

告倦

銑曰所以日昊不暇食及夜不告倦由用心取中也爰曰言樂之者忘飢倦也

昔賈氏之如阜始解

顏之一笑

善本

作箭

醜夫為之改貌憾

胡

妻為之釋怨

翰曰昔賈大夫醜取妻三

年不言不笑後與妻同車如阜射雉中之妻為之一解顏而笑是其夫改其醜見妻之怨恨自此釋也憾恨也言此亦美事不可不解也善曰左氏傳曰



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  
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也爰曰妻所以愁恨者怨其夫  
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焉  
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何斯藝之安逸羗禽從其已豫向曰凡遊獵所獲者皆乘危險以馳騫車馬獨我此射之藝既安且

逸雉自隨我取豫樂羗歎也爰曰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騁馬飛鷹走犬  
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已故豫不

勞清道而行擇地而住良曰選清閑之道而行擇可止之地而住爰曰人多則雉驚故僻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

地而住為塲也善曰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尾飾鑣苗悲而在服肉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

登俎而永御山豆唯阜隸此焉君舉音據協韻銑曰得其尾可以飾馬鑣為服得其肉可以

登俎器而食此事安閑豈獨阜隸賤人所為亦可使君王舉而為之也善曰  
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

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者有雉免鶉鶉左氏傳臧僖伯曰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

劄曰君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  
舉必書



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為

向曰岳於

是自成也盤樂恤憂司主也言若耽樂自放忘其身憂但主心於禽獸之雄雌而求獲之既無節度端直之操或便虧損此老氏垂誠且君子之亦不為也老子云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也爰曰盤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遁忘返於心不覺也爰曰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箴曰忘其國恤思其麇牡也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爰曰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 紀行

## 北征賦

善曰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 班叔皮

翰曰彪避地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征行也言北行而賦之彪子固及女曹大家並有文學名高

當代父才子賢自古莫及善曰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穉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



知器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

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商填塞之厄烏災向曰余彪自稱也遭莽

也正羅王道不通填塞阨險之災時也善曰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復孔安國尚書傳曰罹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

傾危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濟曰天下既亂舊屋之室毀滅為丘墟不可留也

善曰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

而遠遊良曰奮袂舉袖也絕此迹遠遊安定也善曰淮南子曰奮袂朝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曰絕滅也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

發軔於長都兮夕宿鄠谷之玄宮銑曰長都長安也鄠谷谷名玄宮謂甘泉宮也夕宿於其

下善曰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音護今扶風

池陽縣鄠中是也按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



崇

翰曰雲門雲陽縣門也歷此門反顧見通天臺在甘泉宮中高出也崇高也善曰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縣門也漢書左

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岡以登降息邠

詢邠之邑

鄉

向曰陵岡皆山丘也其行或上或下邠邠國名至此邑鄉而止息也善曰漢書右扶風有拘縣幽國公劉所治邑也拘與邠同幽與邠同應劭曰左傳

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公城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

界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濟曰邠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善曰尚書曰公劉克篤前烈孔安國曰公爵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

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

此百殃

向曰優樂渥厚也言公劉之時草木不傷人樂何厚我今日何故獨罹此禍亂也罹羅殃禍也稱百言多也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曰殃禍惡

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

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翰曰言我會人事變化之亂非

天命之無常也靡無也善曰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雅曰



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

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之舊城

濟曰赤須坂名

義渠城名戎王之所居也

善曰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酈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

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

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

斯怒以北征

良曰秦昭王母宣太后與戎王通昭王殺之起兵伐滅其國言忿其淫亂嘉其北伐也淫狡猶狡亂也穢汚宣后使不貞

也善曰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

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

紛吾去此舊都兮

非非遲遲以厯茲茲

狡猾也赫怒已見上注

紛吾彪自謂也言我既去長安舊都車之駢馬何復遲遲不進歷于戎王之邑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駢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喟憑心而歷茲

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

期

向曰舒節舒其志節也逝往也善曰舒節即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二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

三百五

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迴以膠

居流  
翰曰長路曲迴以繚繞也紆曲也膠流猶繚繞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縣縣長不絕貌也劉歆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說文曰紆屈也穆流曲折貌也過泥陽而太自悲

祖廟之不脩

濟曰泥陽縣名彪之祖伯爲定襄守廟在其中遇亂荒廢故歎息其不脩善曰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

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雞切

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

良曰彭陽

地名遂釋馬於此低弭其節而憂思也善曰孝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余馬

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是也楚辭曰吾

今義和弭節兮司馬彪上

日晡晡

鳥感

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

力而

林賦注曰弭節安志者也

反翰曰晡晡不明自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言王

道未明使有役也善曰楚辭曰日晡晡下而頽說文曰晡不明也毛詩云日

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銑曰言思君子爲怨

子行役如之何勿思

曠嗟行役爲歎時皆詩人之情也善曰思君子爲怨曠嗟

越安定以容

行役爲歎時毛詩序曰大夫役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

越安定以容

善曰楚辭曰適

與兮適長城之漫漫

莫半反良曰越過也既過安定而行容與容與

行自適猶循也漫漫廣遠良善曰楚辭曰適

赤水而容與又曰路曼曼

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

向

其脩遠曼曼古字通

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

其脩遠曼曼古字通

劇蒙公之疲民兮爲彊秦乎築怨



劇甚也蒙恬為秦將築長城於此民疲而怨故云築怨言我思此人亦太甚也  
善曰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

劉歆遂初賦曰劇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  
彊秦之暴虎兮

以綏遠兮顧厚固而繕藩翰曰捨弃也趙高讒逆胡亥篡立之切憂  
繇事外蕃遠患而備之高則趙高也胡亥

二世名向曰不能以道德耀遠方而安之顧以厚固脩其藩落以為固也  
善曰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  
王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

功而辭徑言何夫子之妄託善本今孰云地脉而生殘彪言恬至死  
不知其過譬

過也善曰史記曰趙高者諸跡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  
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

於天無過而死良父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母絕地脉哉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濟同善注

隧遂而遥望兮聊須臾以婆娑良曰障隧城牆也婆娑容與見  
蒼君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

曰使居一郭間說文曰隧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者字通班固漢書贊  
曰不脩障隧其義並同隧或為墜說文曰墜古文地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



何須史而忘反婆娑容與閱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印昂於朝那之貌也毛詩曰弔也婆娑

獯鬻匈奴名猾亂也朝那塞名匈奴入自邊殺北地尉印故至塞而弔之印名尉官也善曰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印徐廣曰

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定郡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

加惠父兄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音駝降几杖於藩國

兮折吳淠匹之逆邪濟曰聖文文帝也行克讓之德不勞師徒但以幣帛加於天下而民自服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

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尉然為尉故曰

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史記曰吳王

濞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

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惟太宗之蕩蕩兮山豈曩秦之所圖向曰文帝廟號太宗

彪云太宗者互其文也言聖文加幣以懷人疆秦脩邊以禦遠帝德蕩蕩然不與同其謀也圖猶謀也善曰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廟宜為帝齊子高平而周覽兮望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曩猶向時也



山谷之嵯峨濟曰齊升也高平地名嵯峨高峻見善曰野蕭蕭條以

莽蕩蕩迥千里而無家統曰蕭蕭條莽蕩曠遠之見善曰楚辭曰山蕭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遂初賦曰迥百里而

無風颭發以飄颻善本作今谷水灌千碎功善以揚波良曰飄颻風

見善曰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川水之溝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飛雲霧之杳杳涉

積雪之皚皚五哀反翰曰杳杳深沈自皚皚白雪見言涉行於此善

雪白之貌也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疑露路之隆霜鴈豔豔以羣翔兮鷦鷯鳴以嘒嘒

音齊善曰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鷦鷯朝啗而悲鳴嘒嘒衆聲也音啗向同善注遊子悲其故鄉兮心愴恨

善本以傷懷翰曰遊子彪自謂也至此思其故鄉所以悲懷悽愴恨憂悲見

毛詩曰嘒嘒歌傷懷撫長劒以愴息兮泣連落以沾裳善本作而字

從之說文曰愴太息也周易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沾裳衣攬余涕以



於邑

善本

兮哀生人之多故

良曰涕淚也於邑心不平也多故多事故

又曰氣於邑而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

夫何陰暄計之不陽兮嗟

久失其平度

向曰言陰暄不見陽景喻天下昏亂無明君之道使失和平之法度

傳曰陰而風曰暄

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訴

善本作告

也伊鬱憂怨也言徒憂怨無所告訴也

善曰爾雅曰諒信也宋衷春秋緯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想亦訴字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至矣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

翰曰亂理也重理一

賦之意 濟曰夫子孔子也孔子云君子固窮又云遊於藝又云樂以忘憂惟聖賢能之藝六藝云文章也

善同翰注達人從事有

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良曰言達人所從之事皆有儀則以能與時消息也

賢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周易曰天地盈

虛與時消息是也

君子履信無咎居兮雖之變事猶何憂懼兮

向曰虎所以自



解也。言若能常履信而行，則無處不居。雖蠻貊之鄉，何所懼也。蠻夷之種類也。善曰：周易曰：履信思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 東征賦

善曰：大家集曰：子穀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也。

### 曹大家

善曰：後漢書云：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号曰

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敘行歷而見志焉。善曰：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融受業於大家。

###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兮東征。

銑曰：永初，後漢年號。有七，七年也。余，大家自稱也。善曰：惟是

也。東觀漢記曰：時孟春之吉日，今撰良辰而將行。

善曰：撰，擇也。辰，時也。既以吉日，又擇良

時而行也。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玄禮記注曰：撰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 乃舉趾而外輿

### 兮，夕余宿乎偃師。

良曰：趾，足也。舉足，外所乘之輿也。偃師，縣名。善曰：左氏傳曰：關伯比曰：莫敢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



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故事云帝嘗所  
都後為西臺即古之易耳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

就新兮志愴恨亮而懷悲  
向曰去故居就新居所以悽愴也善明

發曙而不寐兮心遲遲而有違  
良曰至明發天曙猶不能寐心中遲遲

不寐又曰行道酌樽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諒不登巢而  
遲遲中心有違

琢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翰曰弛廢也酌酒而飲廢其思念喟然而

人登巢而居琢蠡蚌之肉而食言我既不能如此焉得不使其子陳力從仕而  
相追隨者也善曰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

思也登巢榜蠡謂上古未有君臣又無宮室不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  
上古登巢而榜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乎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

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  
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榜

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遷都賦曰覽乾元之兆  
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標蠡蠶而食蓀披皮毛以

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外生曰琢胎生曰乳琢與榜蠡與羸古  
字通勑力兮切蚌蒲講切論語子謂冉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也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銑曰陳力就列皆進仕也此亦從衆之事但聽其天命也善曰論

語曰吾後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

誰良曰惟遵行正直於通衢大道而使

我求邪便捷遲將誰乎言乃遂往

誰不能也善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也

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覓歷七邑而觀覽兮遭玃革縣之

多艱

濟曰徂往逝行也聊且遨遊覓神心目也歷七邑謂玃革縣成臯榮陽武卷陽武原武封丘也並於此行過而觀覽焉惟玃革縣多艱險之地也善曰楚

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聊樂我魂薛若曰魂神也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登城平陸偃師單父緄氏漢書河

南郡有玃革縣楚辭曰路脩遠以多艱玃革居勇切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

翰曰河洛二水交流

合亦也成臯有旋門坂故看之善曰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東至河南玃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

軍是既免脫於峻嶮兮歷榮陽而過武卷

丘表切向曰峻嶮則旋門坂也榮陽武

卷皆縣名善曰漢書河南郡有榮陽縣應劭曰卷故號國今號亭是也

食原武之息定宿陽武之桑間



銑曰於原武縣食而息與馬之足暮宿於桑間武陽縣涉封丘而踐路今名桑林之間善曰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

慕京師而竊歎向曰涉經封丘縣界故履踐其路蓋入陳留界乃思慕京邑而竊自歎息善曰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

曰即春秋所謂敗狄於長丘史記小人懷土故云書傳有焉遂進道而少前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

今得平丘之北邊翰曰平丘地名善曰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入丘郭而追

遠今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今乃困畏乎聖人

向曰丘邑名夫子孔子也論語云子畏於丘言遭丘人圍之也念衰亂之代使聖人困厄勤苦也善曰論語子畏於丘又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

過丘丘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丘人遂止孔子悵容與而久駐今念善本日夕而將昏

濟曰感念此事駐尤及夜善曰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到長垣之境漢書門卒謂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蒼頡篇曰駐主也

界察農野之居民良曰長垣即子穀所理之縣居人邑中之睹蒲城



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仕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

威神衛人嘉其勇義我今訖于今而稱云翰曰蒲城子路所理邑也在此縣界父荒廢生

荆棘榛榛然子路仲由也向曰惕然驚寤顧問左右想子路威神若在於目

言衛太子蒯瞶作亂子路攻之不勝而死衛人美其勇義我至今稱其嘉美訖至

也善曰長門賦曰惕寤覺見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

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

為亂又曰民到于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銑曰遽瑗衛賢大夫

今稱之稱或為祠也立墳猶在人猶慕尚其德焉善曰遽氏遽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唯今

垣縣有遽鄉有遽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立者墓也

德為不朽兮身既歿而名存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

仁賢濟曰謂仲由遽瑗善曰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

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既沒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文子曰親

跡係乎勢利不係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善曰左氏傳

乎不肖與仁賢也曰吳公子札

適衛說遽瑗史狗中鮑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後衰微而

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是也良同善注



遭患兮遂凌遲而不興

翰曰言自後衰亂其人凌遲不復起也善曰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平侯更與

號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凌遲故也今夫世之凌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平漢書劉

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凌夷不能復興王肅家語注曰凌遲猶陂陀也

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

仁向曰人之性命富貴在於天但為行近於仁道乃可也此大家戒其子善

仁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

忠恕而與人

銑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勉力仰止也蹈履復前賢之德而行盡忠恕之道惠與下人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也

好正直而不回

兮精誠通於神明

善本作明神濟曰能若此必通於神明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不違先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於形動氣於天

庶靈祇之鑒昭

善本作照兮祐貞良

而輔信

音申濟曰然後近使靈祇福祐貞良之士輔助行亂曰君子



之思必成文兮孟子曰君子言則成文蓋各言志慕古矣兮向曰君子言則成文蓋孔子云蓋各言爾志蓋何不也言

我為比賦而言志者慕古人也善同向注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不法

兮銑曰先君父彪也行止有作則北征賦也不敏貴賤貧富不可求大家講也安敢不法則先君也善同銑注

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濟曰言貴賤貧富不可求但正其身待時而已善曰論語二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脩短之運愚智同

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良曰言人命之長短共同爾靖思恭斯委任吉凶而後可也善曰靖恭已見上注鵠冠

子曰縱敬慎無怠思謙善本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翰

軀委命當斯行謙約無得怠慢師於孟公綽清靜寡欲之道孟公綽魯大夫也善曰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

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金澤文庫



學校賓進



能化九華一叟

永祿三年庚申六月七日平氏政朝臣

加朱墨丘二安



